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丁宁著

银河集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汪逸芳

装 帧：韩美林

银 河 集

丁 宁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89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176000 印数00001-33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536-9/I·498

定价：3.95 元



作 者 像

自序

秋夜，清风明月，我常站在阳台，仰望满天星斗，疏疏密密，明明暗暗。在那茫茫的太空，有一条白蒙蒙的光带，那就是银河。天文学家说，那里至少有一千亿颗恒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恒星集团。渺渺宇宙，太奇妙莫测了。怎不叫人感叹人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更叹服苏子的高见：“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忽然想到正在为自己编的散文集，仿佛得到一种启示，遂名之“银河集”。

大约三四年前，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我把写文艺家的散文编辑成书，并拟纳入他们

的出版计划，我自是同意。后因我动过一次大手术，一连几年，病病恙恙，时过坑迁，出书的事也就搁浅了。但我心里一直想着，以为编这样一本书，似是应尽的责任。一些，多与文艺打交道，当演员，做编辑、搞行政……，算得上是这条战线上的一个老兵，接触的人，自然也多是同一条战线上的。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写歌词，编小戏，跟着战友奔赴前方，为战士演出；深入农民中间，用文艺形式，发动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炮声隆隆中，办刊物……青春年华，献给了壮丽的事业。从战争年代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倏忽已过半个多世纪，战友们都已白发苍苍，偶尔相聚，感慨系之，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都道不要忘记过去，同志们——活着的和已故的，都曾为革命的文艺事业，洒过血汗，奠过基石。大家互相鼓励，写点回忆文章，我却一直未了此愿。

记得四十年代我的第一篇散文，便是怀念人的，写的是战时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叫石屏，教我读鲁迅的作品，我对鲁迅的伟大思想有所领悟，便得益于他的教导。他去世了，我很悲伤，情不由己地写了篇悼念文章，发表在当地报纸上。文章文学气味不足，感情却深。

当我正式跨入文学之门以后，文思反而枯竭了。

几十年后，一九七六年秋天，“四人帮”垮台了，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曾经被打乱的文艺队伍，重新集合，文艺家们大难不死，伤口未曾愈合，便抖擞精神，走上岗位。诗人李季急匆匆催我工作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缭绕：“你在家做什么嘛！”我说，做什么，还得等组织研究。他火了：“现在叫哪个组织给你研究，有工作就做嘛，难道还等人‘请’吗？”那时，同志们多么融洽。我的笑声是含着眼泪的。我想起一批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艺术家：郭小川、邵荃麟、杨朔、赵树理、孙维世……，他们不能回来享受这胜利的欢乐和工作的幸福了。我似乎未经思考，蘸着眼泪，饱含愤怒，写出了文章。

从此，那笔便不再沉默，只苦于事务缠身，三天打鱼，两日晒网，并无可喜的收获。李季的猝死，引起巨大的震动，昨日还在谈笑，今日竟成永诀！正是文艺复苏的时刻，他倒下了，倒在他献出整个生命的岗位上。哀痛，只能倾诉于笔端，我用诗人自己的诗句“人有尽时曲未终”，作为文章的题目，文思奔放，几乎无法收拢。人走了，我还在倾听他

的歌声，曲无尽，友情也无终。

多少死者深沉的哀痛，在撞击我的心。那些悼念文章，只是抚慰自己，也抚慰逝者的灵魂。

我笔下的文艺家，有的，生前和我并无密切交往，但片刻之间，却给我留下永不忘怀的美好印象，如孙维世、关肃霜。散文的天地，毕竟太小，怎能写尽那些博大的心胸和高尚的品格！有人说，你笔下的人，全都美好，难道没有缺点？我说，人人都会有缺点，而美的灵魂，绝非人皆有之。我的使命，就是摄取最闪光的东西，当作一面镜子，自己照照，也让别人照照。

我相信自己的真诚，有真诚才有真情，真情是散文的灵魂。我的散文，只有感而发，听凭心之所使，情之所至。但我从来不满意自己，文章能打动自己，未必能打动别人。我更喜欢大家们的那些具有大气自然的精美篇章，我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更深厚的素养。但我从不搬弄什么“模式”，而我一直认为，一个认真的散文作家，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不存在僵硬的模式，搬也搬不来。借鉴和搬，是两回事。

我写的一批人，除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之

外，还有战争年代的战友，和平时期一道共事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不论活着的和死去的，有名的和无名的，都已汇入浩浩银河，成为永不消逝的恒星，有的光芒四射，有的微小暗淡，蓝的、白的、金的、银的……亮度不同，色彩各异，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壮哉，永恒的银河，永恒的星。

目 录

自序

涓涓细流	1
静静的小院	7
激流勇进之美	13
一颗动情的心	33
难忘四十年代	38
鸛鷀赞	49
民间四十年	56
雀儿飞来	65
探望海迪	80
深情的歌	87
荐与人间抵雪霜	92
“驴背上的状元”	98
老赵赶路	112
幽燕诗魂	115
战士的性格	128
犏子牛	141

人有尽时曲未终	155
当我想起柳青	180
岱宗青青	189
伟人和她握手	199
松花江之恋	205
老丹	217
忆敬容	231
沂蒙山的儿子	239
他把美留在人间	251
含笑归去来	268
历史的裁判	277
英灵山上的呼唤	288
默默的怀念	302
只留下叹息和思念	313
冰雪之歌	320
千里从军	336

涓涓细流

老作家冰心同志身体不适，不常看到她，我心里总在思念。听人说，她是脑血管的病，需要静养，不好去探望。日子一久，终于忍耐不住，还是决定去看看，哪怕只看一眼。

大约是去年三月间，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她第二次住进北京医院，我去了。我端着一小盆瓜叶菊，轻轻推开病室的门，探进头去，一眼就看到那纤巧的背影，她正面向窗子，坐得端端正正。我刚要移步，她迅速转过身来，同时叫着我的名字：“是你呀！”

真奇怪，她病得那么久，却一点没变样儿，清秀的眉眼，还是那么有神气，头脑反应还是那么灵敏！

我把带来的花儿，除掉纸罩，正要擎上窗台，她却立即接了过去，小心地放在床头柜

上。她说窗下暖气正热，会把这鲜嫩的小东西烤伤。又说，这花来得巧，房间原来也有盆花，陪了她不少日子，直到今天上午，一丝生气都没有了，才拿掉。我说，花店里的鲜花不多，只这盆瓜叶菊，正开着一嘟噜花，可惜花的颜色不怎么好看。她说：“正合我的心意。我更喜欢这又大又有生气的绿叶儿。”并且说，病房有这么个“伴儿”，可以解闷儿，少不得每天浇点水，时时移动着，使它得到充分的阳光，这也可以活动活动身子。

我本不打算多停留，可一坐下就说这说那，不约而同地又回忆起十多年前动乱的日子里，我们被关在一起的情景。她说：“还记得咱们用雪里蕻煮挂面吗？”

“那怎么能忘记，还是你教我的。”

那时，对我们还比较宽大，每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一早上回来。回来时，各人必带一饭盒炒好的雪里蕻，还有几束挂面，这便是一个星期的伙食。吃时，先把挂面煮好，再放进雪里蕻，既省事，又好吃。在那个时候，寒冷的小屋，生上火炉，又煮着热腾腾的雪里蕻面，算是最大的享乐。我们吃着，也常伴着低低的笑声话语，但政治上的大事却极少谈，为了避开外面的耳目，宁可沉默。奇怪的是，

即使处在那样的逆境，这位将近七十的老人，精神也从不颓丧，意志力坚强得惊人。她家住在郊区，“大串联”的时候，交通拥挤，来回乘车，壮年人也受不了，她却按时走，按时回，不叫一声苦，也从不生病，那纤巧的身子，好像是铁打的，也不见半点损伤。吃饭、睡觉，只要没有干扰，总是极有规律。睡中午觉的时候，用一块洁净的手帕蒙在脸上，一会儿便响起细细的鼾声，就好像从遥远的童话世界传来的一种会催眠的小哨子的声音。

她特别爱洁净，似乎成了一种癖。我们那小小的斗室，从来不容一点儿灰尘，刚刚扫好地，她发现桌子下面还有棵小草，便赶紧俯下身子用手指捏出；正说着话，忽然瞥见我床上有根头发，也特地过来拿下。喝过的残茶叶，一定留下，扫地的时候，再撒在地上，洒上水，扫时，茶叶纷纷卷动，把地上的灰尘泥土卷得一千二净，只留下一点淡淡的清香。

苦难的岁月，终于过去。时光好像没有在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身上留下什么印迹，她依然那么有精神，依然那么热爱生活。“我不要紧的，出院以后，还可以做一点事情。我希望能把失去的时间慢慢补上。”她曾经用自己的冷静和坚强的意志力，蔑视过“四人帮”，现

在又用这种精神蔑视可恶的病魔。

自那次见面之后，又匆匆过去将近一年。我听说她早已出院，遵医嘱在家继续进行调养，但去拜望她的人太多，老人几乎得不到休息，家人为此特在门上贴了一张谢客的小纸条。有一天，一位出版社的同志告我，冰心老人向她打听我，我考虑再三，便又决定趁新春正月去看望她。走时，遇见《解放军文艺》的两位青年编辑，他们也早想去拜访这位老作家，并且希望她为将出版的部队女作者专号写几句鼓励的话，便苦苦要求我带他们一同去。我推脱不掉，只好共同商定，假如那门上还贴着谢客的纸条，他们便不进去，只由我一人进，当然一定代表他们致意。

进了民族学院的大门，又转弯抹角，走了好大一阵子，终于找到了那幢陈旧的灰色小楼，冰心老人在这楼里几间拥挤的小屋里，已经度过几十年的时光。上了楼梯，两位青年眼尖，立刻看到门上仍然贴着纸条，便失望地躲在一边。我轻轻叩门，门开时，老人的女儿吴青探出头来，她曾是电视台的英语老师，许多观众都熟悉她。她除了做本职工作，还护理自己的老母亲，协助处理母亲的许多日常事务。吴青似乎听到还有别的声音，便问，“好像还

有什么人？”我只好如实以告，她笑了，说：

“既然来了，进来看看也无妨。”那两位藏在楼角的青年一听，变戏法似地忽又出现在面前。

我们一同进屋，冰心老人迎了出来。啊，还是从前那样儿！虽然步履稍见迟缓，但老人的眉眼和神态之间，仍然充满着蓬勃的生气。这次，我给她带来一棵水仙，她很高兴，立即叫吴青找出花盆，注上水，把水仙置于盆中。

我看她精神很好，便把两位青年介绍给她，同时要他们说明来意。她慈爱地看着两个年轻人，唤吴青拿出糖果和茶，款待他们，并仔细询问他们的名字及刊物的情况和要求。

“只给我们写二百字，我们就很高兴，可以吗？”

“当然可以。”

“到时我们一定来取稿子。”

“不用来取，写好就给你们寄去。”

我担心青年性急，使老人为难，便说，慢慢来吧，还是要看身体情况。老人却说，这并不影响身体，头脑总是要活动，要想事情。

我走时，她送给我一本她翻译的马耳他共和国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编辑在出版说明中，特意写着：“著名作家冰心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把这本诗集译成

了中文。这是一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的马耳他文学作品，为中国、马耳他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诗的桥梁。”据说，这位老作家就是在赶着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疲劳过度而发病。

回来的路上，见郊区的田野一片清新，麦苗、树木和小草，在早春的阳光沐浴中，正在萌苏。我来不及细细观赏，只听两位青年热烈交谈，他们为冰心老人的热情和不倦的工作精神而深深感动，但又似乎不太相信这病中的老人能如期交稿。我对他们说，安心等待就是了。果然，几天之后，他们特地跑来告我，老人竟提前寄来稿子！题目叫做《新春寄语》，文章虽短，情意深长，疏疏几行，却道出一位老作家对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无限期望之情。

想着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我忽然忆起她在一篇文章中，曾把自己比为一股涓涓细流，

“它恬静无声地让自己这一股细细的流水，缓缓地溶入这无边的‘伟大’之中……”

啊，这是多么谦虚的比喻！依我想，涓涓细流正是长江大河的源头；也正是那永不休止的涓涓细流，“有时回旋，有时飞溅”，最终汇成伟大浩瀚的海洋！

一九八二年四月初

静静的小院

——记克家老人

很久不走南小街，好像又变窄了。车辆、行人，互相挤着，拥着，躲着。两边的胡同又多，我老是扭着脖子左顾右盼。拐棒胡同，里面有间斗室，曾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家；禄米仓，名字没改，杨朔的房子就在里头，人早去了，如今谁住在那儿？礼士胡同，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我第一处办公的地方，那时，同志们心情欢畅，简直要把积压百年的大事，一气儿做完。再往前，便是东总布胡同，那里有个油漆大门，二十二号，曾几时，老作协和一批老作家住在那里。同志们来自八方，有的，身上散发着硝烟气味，有的，带着泥土香；刚离开校门的学子，也都英姿勃发，志趣高昂。而今，楼房、院落，已早不见旧日足迹，“雕栏